

迈阿密, 1981

里没有上帝, 没有人性, 没有公平, 恶魔吞噬了正义
而死亡, 绝对是恶魔对你最慈悲的惩罚
当死亡阴影笼罩整座城市之时, 恐惧将把人类全盘吞噬,
唯一能够拯救这座城市的就是: 真相

(英) 尼克·斯通 著

Nick Stone

周沛郁 译

血色塔罗



THE KING OF SWORDS

血色塔罗

XUE SE TALUO

THE KING OF
SWORDS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图登字 20—2011—02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色塔罗 / (英) 斯通著; 周沛郁译.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219-07342-1

I. ①血… II. ①斯…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85871 号

King of Swords: Meet Him Meet Death By Nick Stone

Copyright: ©2007 By Nick Ston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监 制 彭庆国
项目策划 徐嘉谦
责任编辑 吴长杰
责任校对 周娜娜
封面设计 李彦媛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342-1/I·136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父亲

“我已饱尝恐惧。”

——《麦克白》第五幕，第五景

第 I 部

公元一九八〇年

1

拉里·吉布森最不愿意看到在值班最后时刻出现死的黑猩猩，但这东西就在那儿——一具死得不是时候的尸体。这位灵长类动物园的夜班警卫站在离铁丝网前草坪二十尺的地方，瞪视手电筒灯光下的那个东西，草坪的边缘躺着一具四肢修长、仰面朝天、呈十字形的黑毛尸体。动物园宣传目录有十五种猿类，至于这是哪一种，他不清楚，也不在乎，只知道得迅速作出决定。

他思考着该做什么，如果什么也不做，能不能逃脱责任？他可以拉响警铃，然后待在附近观望，看需要自己帮什么忙；也可以什么也不做，在值班剩下的十分钟里对这只金刚熟视无睹。何况他已经瞌睡得要命。多亏星期天服下某种海军用兴奋剂，他已经四十八小时没闭眼了。此刻是星期三的清晨，兴奋剂的药效已经过了，而他要刻意逃脱的睡意正鼓着翅膀追来，随时准备像一袋湿水泥一样重重落在他身上。

他看看手表，时间是早上五点二十一分。他得离开这儿，回家躺下来睡觉。为了付赡养费和养小孩，下午一点他还要兼职超市领班的工作，而眼前这个不需多问就能拿工资的差事，则是他安身立命的保障，绝对不能把这差事搞砸。

珍妮·高德博士开着收音机打盹时，接到了最靠近前门的第一区警卫的电话，说发现一只死掉的大猩猩。她祈祷死的不是他们的人气明星布鲁斯。

九年前，动物园开张，珍妮就成了这儿的主治兽医。灵长类动物园是哈洛和亨利这对来自香港的易氏兄弟开办的，他们选择开在这

里，直接和迈阿密另一间只展出灵长类的动物园猴子丛林竞争。他们认为猴子丛林虽然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却位于内地的南达德郡，远离海边和旅馆，因此只吸引了百分之二十五的游客。所以他们决定在北迈阿密海滩打造灵长类动物园，园区建得更大，旁边有更多旅馆，而且（自认为）比竞争对手更好。在鼎盛时期，他们有二十八种猴子，从黑猩猩、大猩猩、狒狒，到比较奇特的品种，例如暗黑伶猴、指猴，以及轻巧又聪明的褐头蜘蛛猴。黑猩猩穿上蓝衬衫或黄色格纹衬衫，戴上红色遮阳帽，模仿人类的动作，像是打迷你高尔夫球、棒球和踢足球；大猩猩会边拍打胸脯边吼叫；狒狒则会亮出它们粉红色的屁股，并露出狰狞的獠牙。

不过灵长类动物园从来没有真正取代猴子丛林。猴子丛林已经营运近四十年，成了当地旅游特色，类似于西班牙古修道院、南滩装置艺术特区、维兹卡雅花园博物馆、比尔特莫尔酒店和巨大的防晒乳广告标志，被视为迈阿密的旅游地标。新动物园在大家眼中显得冷冰冰的，过于简洁，又太做作，完全不对游客的口味。迈阿密这种地方，事情只会意外发生，而不是出于必要才发生，于是一般大众都不去这座新动物园。易氏兄弟已经开始讨论要把灵长类动物园碾平，将它开发成房地产。

去年夏天，动物园里四只山地大猩猩中的布鲁斯，捡到游客没捻熄的烟头，开始抽起来，每次竟然都吐出五个完美的烟圈，还排列成奥运五环标志。有人拍了它的照片并送去电视台，电视台立刻就派了一组摄影人员来动物园。布鲁斯让灵长类动物园登上了六点钟的新闻，从那天开始，灵长类动物园进入了大众的视线。人们蜂拥到动物园去看布鲁斯，至今热潮未退，游客大多将香烟、雪茄和烟斗丢向它，而它唯一的活动就是不停抽烟，不停咳嗽。

它的嗜好让它臭得连其他大猩猩也不愿靠近，工作人员只好把它搬到独立的区域。

珍妮觉得这样对待动物很残忍，很不人道，她向易氏兄弟抱怨

时，他们只给她看了动物园的资产负债表。于是她开始找新工作了。

来到控制中心时，她发现警卫透过厚厚的防碎玻璃往外望。

他看到珍妮时，问道：“你是兽医？”他的声音中带着怀疑。

珍妮身材娇小，外表年轻，所以有些人（通常是老太太和好色的男人）会误认她还是少女。除了自己之外，她不认识任何一个年满三十六岁还需要出示身份证才能在酒吧点酒的人。

“对，我是兽医。”她不满地说。昨天的总统选举结果^①已经让她心情不好了，当过B级片演员的人昨晚居然赢得了白宫的位置。经过卡特处理伊朗人质危机和经济问题，再加上其他因素，选择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她原来希望美国人民不会被骗去选里根的。

她问道：“它在哪？”

“那儿。”他指向窗外。

他们从二楼俯瞰着宽阔的草坪缓坡，草坪将动物园的建筑和猴子居住的一大片人造丛林隔开。外面很暗，但天色慢慢亮起来了，因此珍妮分辨得出草丛中有一团黑色物体，很像有人把汽油在地上浇成大写的T形，然后再点燃。她不确定那是什么。

“它是怎么进去的？”

“篱笆上的电网一定出现故障了。这种事时常发生，超出你的想象。”警卫边说边低头看着她。丛林周围有一圈高高的电网，碰到就会被微弱的电流击中，足以电晕想爬上去翻过篱笆的猴子。

“我们下去瞧瞧吧。”

他们走到走廊去第一间救护站，珍妮拿上医药箱和一把麻醉枪，她在枪里装上了一枚麻醉镖。这把雷明登RJ5是他们最大的一支枪，通常是用来料理狮子和老虎。

“我们要出去吗？”警卫听起来很担心。

^①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由共和党罗纳德·里根胜出，成为美国第四十任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败选。

“我说的‘去瞧瞧’就是要出去。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她仰头看着他，仿佛对他没有好感。他们四目相对，她心中对他有点轻蔑。

他上钩了。“没问题。”他说话的声音转为低沉，比较有威严，露出自以为能安慰人的微笑，其实那笑容紧张得很，几乎像龇牙咧嘴。

“很好。”她说，“你知道怎么用吧？”

“当然。”

“它醒来的话，你可以射它任何地方，除了头部。懂吗？”警卫点点头，笑容仍然很僵硬。他开始让她紧张了。“还有，如果篱笆的电网真出现了故障，我们可能会遭遇其他猴子。有些猴子会跑来看我们在做什么。虽然它们大多不会伤人，不过要提防狒狒，它们会咬人，它们的牙齿可以一咬见骨，比任何斗牛犬都还厉害。”

她从他眼里看出，恐惧已经在他脑里快速打转，但他依旧挂着僵硬的笑容，好像脸的下半部瘫痪了一样。他意识到她盯着自己的嘴巴，迅速舔了一下嘴唇。服用兴奋剂让他脱水厉害，嘴唇内侧黏在了牙龈上。

“如果我们寡不敌众，怎么办？”

“那就快跑。”

“快跑？”

“快跑。”

“好吧。”

他们下楼来到隧道入口，警卫一步步胆怯地走着，就像爬过一道岩石遍布的陡峭山丘，走向刑场，珍妮在这个愚笨的警卫的背后不怀好意地笑了。

“我来开门，你先出去。”她说，“慢慢靠近。”

她把麻醉枪交给他，然后开了锁，打开门。他拉开安全阀保险栓，踏了出去。

他们听见猴子的叫声——激动而带着喉音的咆哮、怒号、呐喊与吼叫。它们保护着自己的地盘和幼小成员，跳来跳去，夹杂树枝折断

裂开的声响，冲过树叶、灌木时发出的连续低音，散发着这里特有的气味——刺鼻又令人发晕的动物气味，阿摩尼亚的味道，新鲜粪便和湿草料混杂着丛林潮湿土味，以及地上的花朵和腐化物成熟、成长和回归泥土的味道。

拉里蹑手蹑脚地按照指示从一旁接近。兽医用手电筒照着猿猴，那只猿猴躺在约二十尺外，丝毫没有动弹。他靠近一点时，发现那只野兽的毛皮带了点金属绿的光泽，它的身躯上布满了小小的金属片。

他听见它发出了声响，但声响太微弱，很可能是从别的地方传来的。他停下脚步，仔细倾听，他又听见了。那是虚弱痛苦的呼吸声和低沉的呻吟声，在附近树林中传来的破晓鸟鸣之中勉强听得见。

“大概还活着，”他轻声细语地对医生说，“听起来受伤了。灯光靠近点。”

他站在原地，麻醉枪指着躺在地上的动物，手扣在扳机上。兽医靠近。照在这只动物身上的光增强时，它的呻吟声变大了。这时听起来不像呼吸声，不知是疼痛还是怎么了，更像嗡嗡的蜂鸣。拉里想起有一次，他把一只大黄蜂罩在威士忌杯子下，那东西使尽浑身解数攻击杯子，飞向杯子，冲撞、叮螫，努力想出来，每次徒劳无功的尝试后就更生气，最后精疲力竭而死。

兽医靠得更近了。拉里没动，握着枪的手渗出汗来。

“搞——什么——鬼！”兽医叫道。

猿猴醒了过来，从地上抬起头。

他们往后退。噪音更大了，它口中发出一种高频的哼声。接着，那只动物突然以与体型极不相称的敏捷跃起身冲向他们！

拉里推开兽医，并听到了她的尖叫。光线消失了。他按下扳机，麻醉镖一定射偏了。那只动物发出恐怖的尖叫声，很像车床切开薄金属板，那声音是让人痛苦的尖锐高频音。

拉里下意识伸手掏手枪，但还没碰到，从四面八方射来的一阵小小硬硬的弹丸击中了他全身，包括他的手臂、耳朵、脖子、两腿、前

胸，刺着暴露在外的肌肤，接着跑上他鼻腔，钻进他耳道。他张口尖叫，它们又冲进他的喉咙，聚在他的舌头上，在他口中横冲直撞。

他倒在地上，又吐又咳，肚子在翻江倒海，他感到极其困乏和晕眩，又担心被猿猴蹂躏，他还纳闷那猿猴怎么还没发起攻击。

珍妮冲回控制中心拨了 911，警察稍后将到。她望向窗外，看见警卫还在原地呕吐。她开始同情他。等他发现眼前是什么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总机接起珍妮的电话，她立刻要求派两辆救护车来——一辆是给吞下一大口绿头苍蝇的警卫，另一辆是给那些苍蝇正在享用的那具尸体。

2

“谁说这是命案的？”警探麦克斯·明格斯问道，他和搭档乔·李斯顿正开着乔的绿色 75 年别克敞篷车停在灵长类动物园的入口。

乔答道：“没人。”

“那我们来这儿干吗？”

“这是我们的工作。”乔回道。他们正要去迈阿密特勤组总部，结果听到调度员呼叫，灵长类动物园就在他们回去的路线上。

当时麦克斯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睡得很沉，所以完全没听见。乔在路上跟他说明了状况：“我们只要维持现场秩序，等负责处理的人出现就好。赶着回去做什么？处理三尺高的文书工作？喝个宿醉？你急着回去吗？”

“有道理。”麦克斯答道。这对搭档还在为前一晚选举之夜在“夜间椰子”喝的酒宿醉。他们简称为“椰子”的那家店是一间位于闹市区的酒吧，地处迈阿密商业区，离总部不远。便衣警察会在那里和下班的白领阶层打交道，顾客都是一些附近银行、律师事务所、出版社、广告公司的员工与房地产经纪。他们会请警察喝酒，听他们的

故事，像兴奋的孩子一样睁大眼睛，敬畏地听他们讲述连续杀人案、令人毛骨悚然的分尸案故事。

不少罗曼史也在那里发生。在工作过度、压力过大、他们的工作（和他们冒的危险比起来，那份薪水微不足道）之外没有生活的警察中寻找灵魂伴侣。酒吧也是寻找兼职机会的好地方，从大楼警卫、顾问到私家侦探都有。麦克斯和乔不常去，去了只是喝酒。他们不喜欢跟陌生人谈论工作，两人私下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强的敌意，让一般人避而远之。

酒吧里的四台电视播放里根胜选的画面时欢声如雷，而卡特泪水盈眶地承认败选时，大家的辱骂声和嘘声也震耳欲聋。乔很焦虑，他当了一辈子的记名民主党党员，对吉米·卡特不只喜欢，而且崇拜，认为他诚实而又高尚，还是有原则的人。可是迈阿密其他警察都因为马列尔偷渡事件而痛恨卡特。他们说正是因为卡特，现在在迈阿密当警察成了梦魇。

四月十五到十月三十一日，卡斯特罗驱逐了十二万五千人，用渗水的破船载到美国。虽然大多难民都和他们的家人立场不同，套句卡斯特罗的话，他仍借机“把古巴的马桶冲到美国”。他将自家街上的酒鬼、乞丐、妓女和残障人士，以及监狱与精神病院里最严重、最暴力的居民，送来了美国。在那六个月中，迈阿密的犯罪率急速攀升。命案、持枪抢劫、入侵民宅和性侵案件飙升，警察束手无策。他们的人手和经费严重不足，毫无防备。他们从没碰过这些新型的罪犯——来自第三世界的穷人。他们一贫如洗，什么都抢，犯罪时毫不犹豫，而且从不后悔。

接着又发生了雪上加霜的事。五月十七日，沃尔特暴动^①之后最严重的种族冲突让迈阿密四分五裂。去年十一月，一名未携带枪械的

^①1965年8月著名的洛杉矶黑人区暴动事件，持续了六天之久，死者三十四人，有四千人被捕。

黑人阿瑟·麦克达菲在清晨驾着他的摩托车表演特技，结果被四名白人警察飞车追逐后暴打，致使他陷入昏迷。警员宣称是意外，试图掩盖真相。麦克达菲后来伤重不治，涉案的警员于是被审判。他们犯罪的证据虽然很明显，却被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无罪开释。判决一出，全市哗然，黑人社群决定发泄多年来被警察骚扰和享受不平等待遇的仇恨。

虽然如此，乔在最后一刻放弃了投票。他不信任里根，也不喜欢那人的长相。里根拍过的电影中，他只喜欢《杀人凶手》，而里根在里面饰演一个死在职业杀手手下的小角色。

麦克斯将选票投给了里根，却没有这种良心谴责。从乔十年前遇见他的那一天起，他身上就流着共和党的血，呼吸着共和党的空气。那时麦克斯还是菜鸟，他们被分派为巡逻搭档。那时麦克斯支持的是尼克松，即使发生水门案，他还是会为尼克松说好话。

麦克斯望着灵长类动物园的入口。

“除了惩罚，到底是谁会带他们的小孩来这里？”

“我也这么觉得。”乔笑出声，“但我那五岁的外甥柯蒂斯来过。他想见见真正的猴子，所以我让他选来距离最近的这里，还是去南达德的猴子丛林。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在这里停车的时候，柯蒂斯放声大叫说他才不要进去。”

“那你们去了哪？”

“猴子丛林。”

“他喜欢吗？”

“喜欢才怪，那些猴子把他吓得半死。”

麦克斯哈哈大笑。

灵长类动物园的大门高达二十五尺，外形是颗黑色大猩猩咆哮的头颅，大门正处于它那大张着的嘴的位置，参观者必须穿过它，经过露出的尖牙，在它愤怒的目光下才能进入园中。入口两侧围的高耸墙上也画了猴头，原意是展示动物园里的所有品种，不过却画得很猥

狞，画出了这些灵长类最野蛮、最吓人，残暴到超越人类忍受程度的样貌。设计者认为这样会受大众欢迎，真令人费解。

他们钻出车子。麦克斯伸伸懒腰，转转脖子，乔则拿出他放在后车厢的犯罪现场记录装备——装满粉末的绿色乳胶手套、木质压舌板、玻璃纸证物袋和信封、一台拍立得相机，还有一罐涂在上嘴唇，可以挡住尸体臭气的维克斯薄荷油。

珍妮看着他们处理现场、和证人说话、检查草上的尸体。她想，这两个警探真是古怪的搭档，两人有如天壤之别。白人明格斯，唐突无礼，在为自己和搭档李斯顿警探做介绍时，她闻到他身上已经泛酸的酒味和烟味。他一副完全没睡，不然就是睡在车上的样子，身穿黑色斜纹棉布裤、灰色运动外套和开领的白衬衫，衣服皱巴巴的，像是被别人穿过一样；胡子拉碴，理得短短的深色头发没有梳理；他身材壮硕，结实魁梧，肩头宽厚，看起来几乎没有将头和肩膀区分开的脖子。虽然胡子拉碴，蓝色眼睛布满血丝，但他长得还不错，不过身上有种不愉快的气息，有股用力压抑的粗恶，要蹦出来整人。她确信他是那种会痛殴嫌疑犯的警察，还会让女朋友（他手上没戴婚戒）在家里忍受他的暴力。

李斯顿警探则是仪容整齐的黑人，一袭海军蓝的西装，淡蓝色衬衫，相衬的领带上佩着金色领带夹，看起来像大公司业务代表。他问她关于尸体的事，问她前一晚有没有看到或听见任何可疑的状况，当时她在做什么。李斯顿很专业，几乎是照本宣科，不过也很有礼貌、很用心，她甚至希望自己知道得更多，能帮上他的忙。他让她想起橄榄球后卫厄尔·坎贝尔。他们有着相同的身高、体格和举止。跟他的搭档一样，他也没戴婚戒。

“看样子死了两星期。”麦克斯说着解开衬衫纽扣，将袖子挽在外套袖口上，然后拉上手肘。他检查尸体时总是这样，以便伸手拿到重

要的证物。

“闻起来像死了三星期。”乔说完转过身背对着尸体，气味已经穿透薄荷油的防御网飘进鼻腔，进到他胃里了，味道又浓又臭，好像一整只死牛在炎夏留在垃圾箱里。不知道麦克斯靠那么近怎么受得了。

死者是黑人，全裸，尸体已经严重腐化、肿胀变形，因为充满液化的内脏散出的有害气体而膨大；皮肤紧绷，有些地方变得像薄纱一样半透明，可以看见其中的寄生虫与昆虫正在蠕动着。

忙碌的麻蝇爬满了尸体嘴巴，它们的身体像糖果条纹一样黑白相间，因此能轻易分辨出与一般绿头苍蝇的差别。眼睛早就不见，和眼皮一样都被昆虫吃了；眼窝成了聚满蛆虫的两个洞，颜色和质感都像走味的奶油。蛆虫被列队整齐的一队金属绿阎魔甲虫一只只挑出来，它们从尸体的左耳呈一路纵队爬来，用颚夹住一只蛆，拉出蛆虫共同的洞，带着猛力扭动的蛆，以平行往下的队伍钻回右耳。从上面俯望，仿佛黑人蠕动的眼窝流出闪亮的绿色眼泪。

只有麦克斯和乔两人待在尸体附近。医护人员正照顾着发现尸体的警卫，他吞下了一大口苍蝇。他们正在向他解释洗胃的过程，他则说着他需要咖啡。两位北迈阿密警局的警员站在左侧的远方，一老一少，手叉在腰带上，无聊地抽着烟。动物园其余工作人员都聚在开放的隧道，透过铁丝网关注着。法医和后援警察还没到。这时，麦克斯和乔听到了在他们后方的动物园的居民越来越不安的鼓噪。他们到达后，就一直听见树林里传来响亮骇人的咆哮声。那声音听起来像狮子吼，不过更愤怒、更急躁、更急于表现。兽医看到麦克斯和乔交换了担忧的眼神，于是微笑地解释那是吼猴，每天早上都会以此来警告竞争者，但它们不会伤人，会叫不会咬人，不必担心。接着，他们听到其他种类的猴子发出的更多声响——尖叫、大喊、怒号，还有类似吃了类固醇的母鸡高速咯咯叫。噪声恣意地会聚成一片疯狂刺耳的灵长类和声，就像酒吧里挤满喝醉的人用方言在大声说话。

丛林里也有不少动静，是压上树木、灌木，树枝折断、打翻东西

摔破的种种扰动声，这些声音越来越清晰响亮，离他们越来越近。

丛林里热带树木品种和长势惊人，但不协调，相对于树林所在的那块平地，这些热带树木显得太高、太广，相对于迈阿密而言也太高大了。麦克斯望向丛林，清楚地看见很多猴子在树干、树枝间跳跃，跳向高处的围篱。

麦克斯站起身，走向尸体的脚旁。死者脚趾尖已完全变得又黑又黏，他注意到腿上有凹洞、牙痕和爪痕，所有伤口都流出清澈的黏液，有些已经成了蛆的窝。

他沿着尸体望向树林，然后将视线转回脚前方的那块草地。头后方有一片约和死者肩膀同宽的草地是平的，而脚趾前直到主要建筑的草却立着。尸体是被拖过来的。

麦克斯开始走向丛林，一路上都低着头。他沿着草地上被压出的痕迹，回到四十尺高的铁丝篱笆旁。篱笆上有个告示，以黑色刺眼的标志警告篱笆有电。这和他们在最高度戒备的监狱用的篱笆一样，只不过监狱篱笆上的电网会致命，而这个却很安全，显然没作用了。

他来到痕迹末端，停在门口试了一下。门是开的。右方草丛里有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他转身发现八只猴子蹲坐成一排，紧盯着他。它们呈淡褐色，双臂、肩膀和头是淡灰色，脸也是灰的，只有眼睛和鼻子旁的区域是横过来的白色8字，很像独行侠的眼罩。眼睛和嘴旁则带着黑边。它们在那儿多久了？是它们把尸体拖过去的吗？可惜他不能询问它们。

突然，他听到篱笆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两只姜黄色毛发的大猴子垂着长长的下巴，靠在一段木材上怒视着他，仿佛两个惹事的暴徒在高级酒店等人伺候。它们还要多久才会过来？

麦克斯匆忙回到尸体那里。有人到了——两名制服警察、法医、鉴识小组和一个似乎直接从游艇下来的家伙。他穿着完全不搭调的衣服，白色的休闲裤、帆布鞋、鲜蓝色运动衫和红色的领结，正在和乔说话。麦克斯招手叫他搭档过来。